

理想国

【古希腊】柏拉图 著

吴献书 译 益 群 点注



中国致公出版社

民 國 珍 版 文 存

理 想 國

[古希臘]柏拉圖 著

吳獻書 譯

益 群 點注



中 國 致 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吴献书译,益群点注.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179-793-3

I.理… II.①柏…②吴…③益… III.古希腊罗马哲学
IV.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7959 号

理 想 国

著 者:(古希腊)柏拉图

点 注:益 群

责任编辑:杜永明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11 号西门 电话 010-66168543 邮编 10012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16 开

印 张:16.25

字 数:256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79-793-3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有人说，整个西方的思想文化，不过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二人思想的注脚和注释而已。《理想国》是柏拉图一部重要的哲学、政治、伦理乃至法律、艺术等方面的理论著作，在西方乃至人类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不可不读的经典中的经典。因此，在中国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西学东渐中，吴献书先生慧眼独具，把英文本的《The Republic》翻译成中文本的《理想国》，并于1929年以繁体竖排、半文言、没有现代标点符号予以句读的形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再版，比较好地满足了当时国人对之了解、学习和研究的欲求。

在而今简体、横排的出版时代，这种繁体字和竖排本给时下的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不便甚至困难，影响到该名著的普及推广，故此国内推出了数个简体横排的白话文本。但是，白话本有其优势的同时，也使人感到某种缺憾，正如在国内英语界具有相当声望的许国璋教授在回忆他的老师吴献书先生的文章《饮水思源，敢忘所自》中言：“吴师曾译柏拉图《理想国》，余1989年因讲述‘西方文化史’曾细读之，深感译意精到，远胜今日之白话译本，诚通儒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组织了专门研读政治学理论的专业人员加注现代标点符号，并对文中涉及到的有关人物、事件、背景知识进行扼要的注释，这样，在保留吴献书先生译文原貌的基础上，使该译本得以为现代读者“量身定制”。

为增进读者对吴献书先生的了解，我们征得许国璋教授后人徐正本先生的首肯，把许教授亲笔写就的这篇情深意切的回忆文章《饮水思源，敢忘所自》收录于书中。因此，本书的出版，在某种

意义上说，也是对已故许国璋教授和吴献书前辈的一种纪念。

昔人已乘黄鹤去。今日点注出版，惟增虔诚的敬意和虚心学习的紧迫感。因此，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纰漏之处，敬请各位尊长和师友不吝指教为盼。

点注者

2009 年仲春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饮水思源，敢忘所自

许国璋

余于1930年暑假考入东吴大学附中初中三年级，有幸在班上随吴献书先生学英语，一年后升入高中，1932年和1933年两年内又幸遇吴师，总计在东吴附中四年，三度受教于吴献书师。

吴师，近代中国英语界、教学界之大师，毕生著译甚勤。教我们时，已近花甲，每周上课10多节，无倦容。每堂有作业，或令学生互改，或携归自改，翌日发还。作文两周一次，隔周批毕。改的不多而批语极详，学子尤为得益，先生积长期经验，随时指出学生易错常错于未错之际，学得轻松愉快，学一年已知拼错自加改正，到高二级，已知句子之通与不通。吴师教英语，重阅读，尤重朗读背诵。盖朗读好坏，可知理解之深浅，朗读而能背诵，即是活用之根本。今之教英语，今日教一句，明日即希望学生活用，夫学生接触语言尚不过一言半语，难怪造出之句，形似英文而实为中文也。吴师视急于求成为教学之愚妄。犹忆在初三级时，师教分词短语与关系从句，前后不过30分钟，各举三四例，曰：“今日教此二种句法，不必急于用它，以后多看多读，自然就会。”自兹，多看多读遂成我的读书座右铭。高二时，圣约翰大学赵震先生来附中教英文，初生之犊，颇欲在教学中有突破，用上海刊行的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为读物，每周一册，大16开，32页，今之大学生恐亦难胜任。我因开学迟到未选此课。自订一份读之，颇感其难。循吴师多看多读之训，持之以恒，大部分仍难以理解。日久，能解渐多，兴味亦增，同学有难句，或来问我，偶有能解者，聊为应付，到学期末，困难似已不大。此自学之首次尝试。

高中三年级时，吴师教“英国文学入门”，教材系吴师自编，商务出版，8开，约200页，布面精本，边页甚宽，生词、发音即注在同页之右，词义列在同页下方。此书之最后一篇为“该撒大将本事”，采自

《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始末》一书，史实极详，不同于传奇故事，教会人士并不熟知，而吴师独选之。又吴师曾译柏拉图《理想国》，余 1989 年因讲述“西方文化史”曾细读之，深感译意精到，远胜今日之白话译本，诚通儒也。

吴师讲课从不细析文法，亦不多讲时代背景。读文章，懂其能懂者，会之于心，略其东方学生一时不及懂者，这是学英语最快最可靠的途径。当年受吴师之教育，何止百人，毕业后入大学，看英语原著绝少困难，此可谓教学者之上策矣。吴师教我“该撒大将本事”（2 万字），不过两星期，共 6 节。天寒脚冻，走步取暖，读“本事”自娱，第一遍三小时，二遍二小时半，三遍二小时不到，三遍以后，稍懂大意，亦仅及人物梗概而已。我回忆，20 岁以前仅懂其半，入大学始大体懂得，然不读详注仍多不解。英国人少时学莎剧，恐亦不过如此。是年大考，吴师即以“重述本事”命题，两小时交卷。余奋笔疾书，思路甚快，无心造句而句子自至，盖得益于多看多读。

余于东吴附中毕业后，先入交大读管理系，旋入清华外文系，1947 年问学于牛津大学，1949 年归国。今之人评议时人，辄言某曾留学，长英语。殊不知人生学问，端赖大学毕业后四、五十年的探索。探索不止，一得可期，留学与否，并不重要。此有赖于中学时期基本功的培养与大学以后的博览。余在中学，问吴师读书之事，曰：闲书则柯南道尔，学问则罗素哲学。东吴附中与大学合用图书馆，余与馆员善，终日涉猎，亦不之禁，尽得两氏之书，心甚喜之。罗素书不甚了了，记书名、出版年月而已。入清华，藏书极富，借阅也便，一年所读仅三、四十种。及到牛津，晨听讲，晚间听学生会辩论，每周读期刊二、三种，读书、应考而已，未敢言博览。真正读书，实在归国之后，迄今为止四十三年。就学问论，钱钟书老师指引最多，吴师之教导亦为关键。余少年受教于吴献书师，壮年问学于钱钟书师，钱师导我，乃入哲学，吴师教我，始识英文，可谓幸矣。

目 录

第一章	财产 公道 节制 及以上三者之敌对 问答中之人物	(1)
第二章	个人 国家 教育	(29)
第三章	教育中之艺术	(51)
第四章	财产 贫困 善德	(79)
第五章	婚姻 哲学	(103)
第六章	政治 哲理	(133)
第七章	教育之实在与影响	(156)
第八章	四种政治	(179)
第九章	正当之政治与不正当之政治二者之乐趣	(203)
第十章	生活之酬报	(221)

第一章 财产 公道 节制 及以上三者之敌对 问答中之人物

苏格拉底 克拉根^① 哀地孟德^② 派拉麦克^③ 塞弗拉^④ 斯拉雪
麦格^⑤ 克立托分^⑥ 旁听者数人

以下之问答，经苏格拉底于问答之翌日，在贝而斯^⑦塞弗拉^⑧家，
述于泰茂·罕莫克拉底·克立吸及一无名之人之前。

余（苏格拉底）昨日偕哀里斯敦^⑨之子克拉根至贝而斯，以欲祷于
女神^⑩，并一观该地人若何。举行此极盛之赛会，盖此为本届创举也。

① Glaucon，格老孔，柏拉图的兄弟。——今注

② Adeimantus，阿狄曼图，格老孔之弟。——今注

③ Polemarchus，波勒玛库斯，塞法洛斯的儿子。——今注

④ Cephalus，塞法洛斯，年轻时是一个勇敢英俊的猎人，技艺超群，投标枪
百发百中。——今注

⑤ Thrasymachus，色拉叙马霍斯，生于公元前470年，当时一位出名的诡
辩者，认为“强权即公理”。——今注

⑥ Cleitophon，克利托丰，雅典人阿利司托尼莫斯（Aristonymus）之
子。——今注

⑦ Peiraeus，比雷埃夫斯，位于雅典城西南7公里处，为雅典重要的港口，
该港口和它的“长城”构筑起将比雷埃夫斯和雅典连接起来的防御工事。现为希腊
最大的港口，是希腊各岛海上交通中心。——今注

⑧ Cephalus，塞法洛斯。——今注

⑨ Ariston，阿里斯通，柏拉图的父亲。——今注

⑩ 指色雷斯地方的战争和狩猎之神班迪斯（Bendis），希腊人认为她相当于
他们自己的阿耳忒弥斯（Artemis），她常以持两只矛作表示。除色雷斯附近地区，
只有雅典特别崇拜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雅典人允许为这一女神建立圣
所，后来又为她制定一全国性节日。——今注

既至，吾侪祷神后观览赛会，意甚愉快。司拉司人^①之赛会亦颇不弱，久之，游兴既阑，准备入城，适为赛弗拉之子派拉麦克所见。彼饬其仆致意，此仆自余身后牵衣曰：“派拉麦克君请君等少待。”

余反顾，见为派拉麦克之仆，因询其主人何在。

仆：君许稍待，吾主人即至矣。

克拉根：我侪自当稍待之。

不转瞬间，派拉麦克已至，其同行者为克拉根之弟哀地孟德、牛锡^②之子牛赛拉得^③，及顷亦在场观览赛会之数人。

派拉麦克：苏格拉底，汝曹已将回城乎？

苏：然。

派：然则汝见吾曹人数之多乎？

苏：然。

派：岂汝较吾侪为强耶？不然者，汝当留此。

苏：余拟说汝曹容吾曹回城可乎？

派：如吾侪不乐闻汝言，汝又乌能说？

克拉根：是诚不能。

派：然则决不听汝言，汝可无疑矣。

哀地孟德：今宵有马上执火炬赛跑而为女神寿者，汝曹尚未知之乎？

苏：有马乎？诚创举也！骑马人于赛跑时以火炬互相授受乎？

哀：然不特此也，今晚礼神、仪节上别有一番盛况，亦汝曹所当一观者。吾侪晚餐后当即莅止^④，届时彼处想有多数之青年人在，吾侪可藉此畅谈。故余为汝计，毋再固执，且住为佳也。

克拉根：感汝殷勤遮留吾侪，亦讵能过拂盛意？

苏：甚善。

① Thracians，色雷斯人。在西方所谓的“古典时代”，第勒塞尼亚人（Tyrrhenians）和色雷斯人均被认为是具有“海盗”行为的民族。由于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长期抵御希腊化的影响，因此该地一直被色雷斯人视为海盗的天堂。——今注

② Nicias，尼西亚斯，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雅典政治人物和将军。在叙拉古包围战中曾任雅典军的司令官，长于进攻。公元前421年与斯巴达议和，签订为期50年的和约，被称之为“尼西亚斯和约”。但和平持续了6年便战端重启，他在西西里战役中被俘处死。——今注

③ Niceratus，尼刻图拉。——今注

④ 疑为“莅此”，意为大家晚饭后到那里观看。——今注

余等遂偕派拉麦克至其家，见其弟兄连歇斯^①及雨雪地麦^②、开而雪杜牛^③之司拉雪麦克^④，彼牛^⑤之楷莫乃斯^⑥及哀李斯托泥麦^⑦之子克立托分。少长咸集，派拉麦克之父塞弗拉亦在座。此公年已甚迈，余久不晤矣。是时，伊方深坐一软垫之椅，头冠花圈，盖正预备啖祭事也。室中其余多椅列成半圆形，吾侪遂各就坐于塞弗拉旁。伊款余甚殷，且曰：

“苏格拉底，汝久未来顾我矣，设余能出外晤汝，则余亦无须汝来，然年老如余，不复能进城过访，故望汝能来此较殷。盖凡人体质上之快乐愈减，谈话上之快乐愈增，此余所以望汝弗拒吾请，竟以此间为汝消遣地，并可常与此三五青年长日盘桓。虽吾一日长乎尔，毋拘束可也。”

苏：塞弗拉君，以余一人而论，余诚乐与高年人纵谈。盖余素视高年人为已尝经历绝远路程之旅行家，而此路程或亦为余将来所必至，故余对于过来人，深愿一询此程途之难易险夷。今年已届诗人所谓“老年之阶”，余所愿相质正者，即人之一生，果至老而更难乎，抑汝别有所以告余者？

塞：苏格拉底，余当以余一己之感触告汝。吾侪年迈之人，正如谚所谓“鸟以类聚”，每好集合共处，絮絮谈心。然最普通之谈话，无非“余不能食矣”，或“余不能饮矣”，“少年时与爱情上之快乐，均成过去事矣”，“回忆快乐时代曾几何时，而今何在？此生其已矣”，怪其亲戚之忽视者有之，以老年为种种苦难之因者有之。以余观之，是皆不然。盖老年果为种种困苦之原因，则余与其他老人当有同等之感触。顾余与余素所识者，绝无此等之经历，故余敢断言：若曹之怨，诚未得其当。余尝记昔有人间年老之诗人沙弗克里^⑧曰：“情欲犹于老年时代有用乎？汝仍为昔日之沙弗克里乎？”彼应声曰：“居吾语汝，余甚喜。余已脱离汝曹所谓‘情欲一端’矣。余觉脱离

① Lysias, 吕西亚斯。——今注

② Euthydemus, 欧绪德谟。——今注

③ Chalcedonian, 卡尔凯盾。——今注

④ Thrasymachus, 塞拉西马柯。——今注

⑤ the Paeonian, 培阿尼亚, 位于阿提卡半岛。——今注

⑥ Charmantides, 卡尔曼提德。——今注

⑦ Aristonymus, 阿利司托尼莫斯, 雅典人。——今注

⑧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与 Aeschylus (埃斯库罗斯)、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被并称为古希腊著名的三大悲剧家。——今注

乎此，宛如脱离一狂暴之主人。”此言何其确哉！余每忆及此，辄叹服其言之真确。盖老年时代，情欲既灭，别有一种清静与自由之乐境，不特脱离一狂暴之主人，实脱离无数之狂暴之主人也。顷告汝之种种之怨天尤人，其原因实若曹之品性与情好使然，而非关老年也。盖凡具恬静而愉快之性情者，亦不觉其年老之压力，使性情而适相反，则老年与少年，同此压力之负担也。

苏：余颇佩其言，并欲其继续发言，故应之曰：“汝言诚然，但余意常人或未必能深信汝言。彼人谓汝所以不觉年老之苦者，非汝具愉快之性情使然，实汝拥丰富之财产使然也。盖财产为安乐之要素，固人人所知也。”

塞：汝言良是。人固不吾信也。彼人所言，亦自成理，惟其理不充足耳。昔哀拉分^①妄毁西米斯托克里^②，谓：“彼能成名，非其功绩使然，实以彼为一雅典人耳。”西米斯托克里应之曰：“虽然，设令易地而生，汝为此城之人，而余为汝城之人，则汝与余必均之不能成名矣。”余今亦可以此语答彼老悖而不反省者。盖人之善而贫者，在老年固无如贫何，而尝有莫慰善人之憾。然彼恶而富者，虽少年亦夜气怙亡，滋多忧惧，安乐云乎哉？

苏：余欲一询汝之财产，大半为祖宗所遗，抑皆汝所自得乎？

塞：大半为余所自得。汝更欲一知余所得为几何乎？余之生财能力，比较上在吾祖吾父之间。盖余祖所得之遗产，其多寡适如余今所现有，然彼经营生殖，既乃再倍三倍之以授余父连衰泥斯^③，余父逐渐消耗，至授余时不及余现有之数。故余将来遗产子孙时，能较余受自余父时为多，则余愿足矣。

苏：余所以发此问者，即以此。余觉汝于财产上毫不介意，盖自来得遗产者大半如此，非彼辛苦创业者所能也。彼创业者之爱财，不特如他人之仅以其功用利益而爱之，每以为财之创自己手，事良不易，而因生一种必使常为已有之爱心，正如诗人之爱己之著作、父母之爱己之子女也。然所见若此，斯为鄙矣，以其吐属不外乎称颂金钱而已也。

塞：此语甚确。

苏：固也，然余欲再进一问可乎？以汝观之，汝自财产上所得之幸福，

① Seriphus，塞利佛斯。——今注

② Themestocles，西米斯托克里，古雅典实行民主改革的执政官。——今注

③ Lysanias，吕珊尼亚，塞法洛斯（Cephalus）之父。——今注

何者为最大？

塞：仅一端耳，且余亦知此亦不易见信于人也。苏格拉底乎，容余详告汝。凡人至自知其将死时，辄有一种素所未有之恐怖及忧虑缠绕于其脑中，即来世之说与今世行为上所应得之刑罚是也。人固平日视此为笑谈者，然至此，则颇认其说之非虚。于是疑惑惊悸纷至沓来，使之不得不回忆曩所开罪于人者为几何。人之所以至此时有如是之景象者，大约以年老神衰之故，或又如飘泊扁舟将抵彼岸时，见解能较清晰耳。若曹设自知其罪恶非轻，则悲观过度，常如小儿之梦中跃醒，亦其势然也。然自省无愧之人，希望二字，确能为其年老时之看护。宾大^①有言曰：“凡清心寡欲而以公道待人者，希望之在其心，力能滋养其灵性，安慰其老境，而为彼终身之良伴也。”噫，斯言何其高且确哉！至财产之所以能有利于人者，以人有财产可终其身，不致诈欺他人。惟其无诈欺之行为，故死时心中坦然，无祭神未诚之惧与旧债未偿之忧。然此非指常人而言。盖恶人虽富，亦无补也。故以余观之，大凡识解远到之人，其于财产上所得之利益固甚多，而个中最大之一端，即心中安乐，而绝无恐怖之念也。

苏：甚善！然汝顷岂不云公道^②乎？公道之正义^③若何？不诳言而悉偿宿逋即公道乎？此外无他乎？且即此二端，竟无不宜为公道之时乎？设有一友人头脑清爽时，托军器于余，而至脑筋紊乱时，向余索还，余应取怀而予之乎？想无是理也。苟余竟还诸其人，谅又无以余为是者。盖人视余之不应偿还，无异于视余之不应诳语也。

塞：诚然。

苏：然则不诳言而偿债，不能为公道正确之解释也明矣。

派拉麦克：设雪蒙拿^④之主张可信，此解释固正确也。

塞：余须兴矣，因余当往观祭神，至公道之问题，当授之派拉麦克与在座诸公矣。

① Pinda, 品达，一译“宾达”，古希腊诗人，自创诗歌中的“品达体”，以格律严谨为其特点。——今注

② 本书中的公道就是英文中的 justice，也就是而今翻译的“正义”。——今注

③ 本书中的正义均为英文中的 just。——今注

④ Simonides, 西门尼底，约公元前 556 年至公元前 468 年希腊重要的抒情诗人。吴先生所译的原繁体版（即 1929 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书注释中所说的原版本，即指该版本。）的英文注释为 Simenides，可能排版疏误所致。——今注

苏：为汝嗣子者，非派拉麦克乎？

塞：诚然。

（遂含笑而去。余谓派拉麦克曰：“辩论之嗣子乎，请告余以雪蒙拿之所谓公道与汝自己之见解。”）

派：彼以偿债为公道，余觉此说颇正确。

苏：惜乎彼之明哲也，余又不能无疑于其言。彼所云者，汝或能了解，而我诚不能也。盖吾侪顷间所谓，不应以存置已处之军器偿还一脑筋紊乱之友人，彼必亦以为然。然他人之物暂为吾有，吾负其责，非债而何？

派：然。

苏：然则人当脑筋失常度之时，而索其存置于余之物，决不应偿之乎？

派：是决不能。

苏：汝谓雪蒙拿以偿债为公道，并不包括余所设喻之一端而言乎？

派：诚然，因彼之意谓吾人终当以善待友，不当以恶待友也。

苏：设有人欲偿还其友人所存在已处之金，而一时事势之所关，乃偿之适为彼害，则不得谓之偿债。汝谓此为雪蒙拿之命意乎？

派：然。

苏：吾侪之仇敌，亦当得吾侪所负彼等之债乎？

派：然，且余谓敌人对于敌人之负债，即为恶意。

苏：然则雪蒙拿之解释公道，与诗人之解释公道，同一含糊。盖彼所谓公道者，即人人应得其应有之物之意。而此物，彼即名之曰债。

派：彼意固如是也。

苏：异哉！设余询以医术，所当偿人者惟何，且当偿诸何人，则彼将何以为答耶？

派：彼必曰：“医道当以药品与饮食品偿诸人类。”

苏：烹飪术所当偿者惟何，且当偿诸何物耶？

派：调和人之食品耳。

苏：公道所当偿者惟何，且受偿者为何人耶？

派：设吾侪取以上数端与诸如此类之事推之，则公道者，即以善报友、以恶报敌之谓也。

苏：然则汝意果如是乎？

派：然。

苏：人当疾病时，最能以善报友、以恶报敌者为谁？

派：医士也。

苏：当吾侪在危险之海程之中，何人最能施其以善报友、以恶报敌之手段乎？

派：舵工也。

苏：一公道之人，当于何事上最能善遇其友而伤其仇敌乎？

派：当战时与友人联盟而攻敌。

苏：亲爱之派拉麦克乎，然而人无疾病时，医固无用也。

派：然。

苏：不在海上，舵工无用也。

派：然。

苏：然则平时而非战时，公道无用矣。

派：否，否！此与余意实大谬。

苏：汝意谓公道之为物，其在平时与战时同有功用乎？

派：然。

苏：如种谷之不可无农工乎？

派：然。

苏：亦如欲得屨而不可无屨人之工作乎？

派：然。

苏：平时而非战时，何事上尤不可无公道乎？

派：如订约等事。

苏：汝所谓订约者，即多人的组合之谓乎？

派：然。

苏：公道者与善奕者奕，谁为较能制胜之分子乎？

派：是诚善奕者。

苏：叠砖石以建屋，公道者较匠人尤能日起有功乎？

派：否，否！适相反也。

苏：审如是，更以弹琴论，则乐人又必贤于公道者而知音矣，然则公道须于何种人的组合事业上始有用乎？

派：于金钱上之人的组合事业当有用也。

苏：然，惟人当用其金钱时，果无俟与人集合也？设汝欲购或售一马，则未必商诸公道之人，询诸善相马者。已为得之，其然乎？

派：然。

苏：汝设购一船，商于舟子，较诸商于公道之人，殆尤有益乎？

派：然。

苏：然则公道之人，究于何种之金钱的组合上始有用乎？

派：当汝欲稳便、妥慎储金时，则有用矣。

苏：汝其以为彼时金钱适无用而可以储蓄乎？

派：诚然。

苏：汝为此言，何异于云必当金钱无用时公道始有用乎？

派：此为推论之结果耳。

苏：当汝欲保存一芟草之镰钩时，则公道有用于个人及国家，而当汝欲用此器时，则有用者为种植之艺术而非公道矣。

派：此固明甚。

苏：设汝欲保藏一盾或一瑟，则公道有用矣，至欲用时，则有用者为兵与音乐家之技术，而又非公道矣。

派：然。

苏：以此类推，万物肯可作如是观：苟其物有用，则公道无用；公道有用，则其物无用矣。

派：此固由推论而来之结果也。

苏：然则公道之功用鲜矣，余意吾侪当再进一层论之。当两人相搏时，彼善击人者，非即善拒人之击者乎？

派：然。

苏：最善避疾病者，岂非即最善制造疾病者乎？

派：然。

苏：一善于整部曲严壁垒之军人，非即最善于袭击其敌人者乎？

派：诚然。

苏：然则最善于保守一物者，亦即为最善于窃物者乎？

派：此又为吾侪推论之结果也。

苏：是则公道之人，既善保藏金钱，亦即善盗金钱之人也。

派：以理而论，是诚然也。

苏：然则公道之人终不免为盗行者矣。此等见解，余意汝必学自花满^①。盖彼于称颂其素所崇拜之外祖握托李格^②时，曾曰：“彼之善于窃盗及妄

① Homer，荷马，古希腊著名诗人，著有《荷马史诗》，它是《伊利亚特》(Iliad)与《奥德赛》(Odyssey)的合称。该诗以扬抑格六音部写成，集古希腊口述文学之大成。上部《伊利亚特》和下部《奥德赛》讲述的分别是在十年特洛伊（即现在的土耳其）战争中，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之间的争端，以及特洛伊沦陷后，奥德修斯（Odysseus）返回王国与皇后珀涅罗珀（Penelope）团聚的故事。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希腊史称作“荷马时代”，因荷马史诗而得名。它不仅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而且反映了迈锡尼文明。——今注

② Autolycus，奥托吕科斯，著名的窃贼和骗子，奥德修斯的外祖父。——今注

宣信誓，实在众人之上。”故汝与花满及雪蒙拿，皆以公道为窃盗之术，而行此术之目的，即为以善报友、以恶报敌，汝意果如是乎？

派：否，否！余虽不能断，顷间余所云为何，惟余意实不然。

苏：此外尚有一问题，汝所谓友与敌，谓诚为我友与为我敌者乎，抑不过似友似敌者乎？

派：无论真与否，凡己所以为善者，自当友视之，己所以为恶者，自当敌视之。

苏：诚然。然世无不误辨善恶之人耶？善者彼方以为恶，恶者彼反以为善，岂非常见之事乎？

派：此固常见者。

苏：然则善人反为若曹之仇敌，而恶人反为友人矣，然欤？

派：然。

苏：既如是，则彼等若以善报敌、以恶报友，不为过矣。

派：然。

苏：然善人必公道，而不为不公道之事也。

派：此自然也。

苏：然则如汝所云，人苟以恶报善人，当视为公道矣。

派：否，否！此不道德之说也。

苏：然则我侪应以善报公道之人，以恶报不公道之人乎？

派：此说较可。

苏：然，汝盍一察事实乎？世之无知人之明者，往往以恶人为友、善人为敌，而实则此等不良之友自当恶之，为善之敌自当爱之，此说果确，则与雪蒙拿之命意非适相反耶？

派：诚然，诚然，余意吾侪误会友敌二字之义矣，当亟纠正之。

苏：然错点果何在乎？

派：吾侪误于以友字作似乎友人，或凭臆测而认为善人之解。

苏：然则此错解当如何改正之？

派：吾侪当云：友者不特似乎善人，当真实至于至善，似乎善而非真善者，不得谓之友。敌之为敌，自亦可准此而解释之。

苏：汝意为人当惟善为友、惟恶为敌，然乎？

派：然。

苏：然则吾侪不应再如顷间之以以善报友、以恶报敌为公道矣，当进一步曰：友而善，当报以善；敌而恶，当报以恶。此为公道，然欤？

派：以余观之，此似真理矣。